可齋續藁

二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可齋續藁後卷十

宋 李曾伯 撰

奏申

條具邕事奏

臣幹方南服日戴上恩亦既數月於此每惟地介蠻獠

且迫窮荒事會弛張情偽叵測酬應少失利害所關今

有數事合具稟聽候宸裁謹具奏聞如后

一昨奉聖旨令委官以詔賚賜安南國繼差權鈐轄

楊慶成恭奉以往皆已奏聞近慶成自安南回歸前月二十四日至永平申到事狀三件臣於七月八日已隨繳申密院今月二十四日慶成回至靜江賫到安南國謝表一函封印全謹附遞申密院繳進以聞據楊慶成所言其國主面囑乞兵往援所請人數不多以臣愚見欲令劉雄飛選劲兵一項屯之永平於内差撥以應其請因得以覘彼事勢恭取聖旨所有安南回報制司公文二件併隨

今遞繳申密院其回答禮物金銀錦疋朱砂象牙見遣人申解朝省併乞睿照

一宜州接境南丹讐殺之事已具於近奏繼節次令宜州差人開諭莫異俊撫循所部務要安輯及尋訪莫異德諸子俾令存恤毋使流落引匿併物色南丹州印記所在今據宜州申到事已略定已喚到莫異德子大發解到南丹州印記其文曰南丹州節使印銅鑄金塗乃元豐年所給臣以南丹州

控扼諸蠻不可闕守已劄令莫異俊權管幹南丹州事令撫循所部峒落并任責措置諸隘防托所有印記既解宜州未欲便給報以申取朝廷指揮擬俟人心稍定然後與之臣亦已委兼本司幹官郭公著親征宜州與守倅從長商確區處續具奏聞伏乞睿照

一邕州控扼諸蠻左江永平右江横山實為要地自劉雄飛到郡臣節節以私書公文屬令措置寨柵

防托雄飛熟於戰禦近申到利害應酬頗有活法
但兩江諸峒習於往時南邊單弱猶有負固强梗
者如近日李維藩之惡不去之必致通敵為患此
不容一切姑息近臣拱未離邕時有書與臣言上
安州許忠義之患云應飛亦欲去之此書臣於五
月二十五日嘗繳呈今丞相比雄飛書來又言其
罪惡滔天此為江右之患者又思明州黄炳通交
已久諸女皆嫁交國左右多受交官此却雖不致

刼殺為患而陰謀尤為難測雄飛與臣書亦慮之深為左江之害者此不特諸峒習見未免傚傚而此等姦宄人面獸心平時猶梗吾化有急必為敵用雄飛取謀於臣往往以敏子王龍之事為戒然臣以為天下有真實利害不可以人言而廢敏子之升忠義為上安州此則大失其誅王龍未可盡以為非其失在於濫殺不能戢止其魁宥其脅從爾此二事臣已報雄飛且當撫循以示柔服強其

本以折之若負固弗率不容但已吾力可去只得
思所以圖之也更合取自聖裁
一柳州已蒙除陳夢炎宜州近已差彭宗傑權守臣
得王該書却已許起發來赴宜州臣竊照近辟人
入廣畏瘴畏敵多是推托臣所申張全以病徐安
民以親老孟珙今亦托疾皆不為此來矣該之就
道既知遵奉朝命不可不善鄭以勸來者兼宜州
郡在荒僻且置之之赤立該之往亦慮其未必能安

臣得權宜倅鍾嶅書頗言宗傑與宜州人情事體
邊防利害一一諳熟兼柳州臣近條陳欲擇一守
措置屯築使該為之却優於夢炎事當改為不容
拘泥今臣欲乞出自聖斷將陳夢炎改知瓊州王
該改知柳州彭宗傑知宜州庶得三者各稱其職
取自聖旨
一臣近於舊戍中已遣調三千餘人上邊新戍中一
千人上邊雷廉兵民船一千人亦已起發上欽廣

東兵船聞已陸續前來已有過衡永者凡遇遣調皆隨申密院湖南廣東粮運見行催促亦已陸續具申止是向後券錢闕乏已屢申請併乞睿照

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

臣今將所收劉雄飛片紙并前鍾埜書一段鄭恭探到思明州事宜及剪王該書報届邇之期粘連在前併乞睿覽

奏節次調軍赴邕欽宜融捍禦

照對秋防在即邊郡戍兵當增本司所管朝廷調到舊戍并新戍軍馬自七月以來本司即將舊戍官兵節次遣發於七月初九日調河南衛友諒部四百五十九人黄州曹文亮部一百四十六人隨權郡彭宋傑往宜州七月十一日調廣東張施建康倪宗亮黄州張興祖三項共一千人隨權本司諮議官環衛雲拱往欽州七月十二日調淮東部苗再成八百一人赴邕州湊元戍總

管王安仁五百人聽候調用七月二十日調建康俞昱
部四百一十九人赴宜州同日調黃州部張安慶五十
人赴宜州湊本部曹文亮屯戍七月二十一日調鎮江
部李孝信五百二人赴融州八月初六日調建康繆舉
部五百一人廣東蕭儀二百三十二人赴欽州湊已調
建康倪宗亮廣東張施部屯戍外有欽州近差黃州張
興祖二百人係見戍邕州總管陳起部下除已行下欽
州發遣張興祖軍便道往邕州就陳起一處屯戍本司

却差淮安部戴俊二百人於八月初六日赴欽州添戍以上共差調過四千三百八十二人截自八月初六日其舊戍軍馬並已調發上邉通元戍陳起王安仁共五千六百八十二人止有張文秀所部建康軍一百六十四人鎮江等患兵二百餘人留静江府其今年所戍軍馬則有池司部都統鄧進下五百人湖南部程俊等三項共二千五百人京湖部都統朱廣用下五千七百五十八人淮東部張文彬下二千人李國安下二千人京

湖部李安下八百五十六人皆已到靜江府本司於七月二十四日已調朱廣用前部一千人赴邕州外今再調朱廣用前部下一千人令王忠信部押擇八月初七日起發前赴邕州并於張文彬部下摘留五百人暫留靜江相助工役以其諳熟石上窑役令先帶所部一千五百人擇今月初九日前赴宜州仍令總統宜州出戍軍馬又於朱廣用部下摘差所帶池司軍五百人撥付鄭進湊作一千人擇今月初十日起發前赴融州仍令

總統融州出戍軍馬又調李安京湖部八百五十六人擇八月十二日起發前赴邕州其安國所部淮軍二千人並欲令赴邕州見擇日起發緣本軍罷甲未到未容定日餘當陸續斟酌遣調令邕州湊足一萬人欽州水陸共四千人宜州三千人融州二千人所有新戍軍馬止有王達沿江部二千人未到所有廣東兵船則七月初三日起發福建兵船則七月十三日經過廣州前去雷廉化州民船則皆在七月內起發連日皆是北風約度節次將至

欽州所準差調馬軍則湖南見發劉居敬部押到馬五十匹無鞍甲於八月初五日已到靜江府見今歇泊五日即發過邕州其淮東馬軍二百人截日未到續具供申其支過上邊起發錢已各具狀隨時具申密院外伏乞睿照

貼黃

臣近得邕州報溪洞路城州申敵修路至都泥江按地圖此江自大理自杞羅殿而出未知所修路至某

處已令體探雄飛亦見欲遣兵往路城循連又今日得幹事人吳以忠自特磨申蠻敵皆饑荒欲出交趾自杞等處討粮已併具申密院伏乞睿照

奏已樁管銀兩

照對本司昨準朝廷科降銀二萬兩於買馬錢內支撥令作備禦支遣續蒙朝廷調到軍馬例有入界參司上邊三項支犒前政任內係於朝廷備禦錢內支遣其時人數不多本司已自別無財賦加兑今來以此所支前

項軍犒只得以科降銀變賣價錢支給其銀每兩八十貫文共計十七界官會六十萬貫本司自七月初八日至八月初八日終共九狀支過戍兵入界參司上邊錢共計十七界官會一百四十二萬四千八百五十貫文並已節次具申朝廷去訖同再開具連粘在前所有元科銀價除支外見存十七界會一十七萬五千一百五十貫文準銀二千一百八十九兩本司見今趲發諸邊出戍軍馬未盡以上項餘錢循自支散不敷切緣本司

節次準尚書省劄子指揮令將上項銀認數樁管非有急切不可泛支本司官吏慮恐有違朝廷指揮今只得認數樁管緣本司創置委是别無財賦可以措置除已於元交割經司錢内取撥一萬兩及近申三司送新夫脚銀内撥二千六十一兩并近申拘到漏禁水銀折計十七界會四十六萬貫文約買銀五千七百五十兩通見存官會約銀二千一百八十九兩總計二萬兩令項樁管犒賞庫不敢再作軍餉支用所有接續上邊軍犒

尚有迸新事例餘錢當用此發遣但向去或有軍馬到
司或調用上邉其支犒未知所繼臣但切憂懼之至伏
乞睿照

回奏宣諭

臣今月十一日承苑使劉譐七月二十九日酉時恭準
聖旨宣諭安南附敵即敵豈容養虎雄飛兩簡忠壯可
嘉先發制人殊為得策令臣宣布聖意勉其立大勲績
則賞非所靳臣於十二日已親作書恭錄聖諭密切封

示雄飛勉其深入籌度精察事機思所以上稱委付又準聖旨大理之冦本自不多率是諸蠻為之羽翼臣近得溪洞路城州報則謂敵人修路已至都泥江雄飛已遣人體探亦欲調兵往路城州循連近又得幹事人吳以忠申謂大理饑荒蠻敵皆闕食又謂去年敵來交趾大理諸蠻即有逃者見得諸蠻從之出於迫脅其心亦非願附但聞强敵已出六盤西南諸蠻蹊徑雜出不容不過作隄備本司所準朝廷調到新舊戍軍見已陸續

邉發自當申儆邉郡極力備禦乞寬睿念南丹莫異俊
之事既令權管巳自帖息近據幹官郭公著報到正欲
責以邉隘守把若諸蠻推伏申到人心既定却當以印
授之不容久刓也異德諸子親屬奔竄邑宜管下亦有
在南丹已責令各處存恤毋俾流落矣臣又準聖諭瓊
筦付之夢炎切須戒其廉潔事關四郡任至不輕仰見
陛下矜念遠氓戒飭吏治且不以臣言為僭俯從所請
改頒成命臣謹當恭體聖訓申諭夢炎俟到海邦布宣

德意以寬廉為政無負簡拔臣已亥庚子間總賦西淮夢炎已為臣屬吏今二十年平時相勉以善臣敢以身保柳州已蒙朝廷除潘公湜臣七月廿五日所奏以屯築欲用武且勸來者蓋未知朝廷已自擇守令遵承惟謹臣又准聖諭國用匱乏之諸閫類皆體國自作通融臣仰惟朝廷經費浩繁若使在外自有可以措畫何敢上塵廟堂錢穀之問實緣廣右地瘠民貧非諸閫比無榷酤無營運無佃漁蘆場等利今雖觕為制閫其實只是

經司廣東且無財賦分毫裨助漕計則以連年供億運
券那兑罄盡見無糴本無鹽本無水脚前此則謂可通
融以助經司今乃反欲於經司兑借如静江為郡則税
賦不過如長沙一大縣惟仰賣鹽以供日給往時初無
戍兵胡穎任内不過調二百人敵子止一千八百人應
飛去年添調四千來人今新舊水陸戍兵通二萬六千
餘人制司犒賞已自乏支漕司券錢尤更利害少或弗
繼關係不輕財非天雨鬼輸若非朝廷科撥實是無所

控告此臣屢瀆廟堂不得已也更望陛下曲加軫恤宣
諭外廷以廣視廣勿以它閫視廣則國事幸甚所準拘
椿二萬兩之銀則臣恐違朝命已於經司交割銀漏禁
水銀逕新夫脚銀湊還椿管矣臣又準聖諭臣男杓何
以祠請臣何功上報國家有子亦玷朝列聖恩天大豈
敢上違實緣臣衰老遠在瘴鄉子女皆幼惟杓稍自諳
歷臣近亦恭稟遣杓使之祗役而杓以臣老不忍捨之
而行以此於今月初六日令其再申祠請犬馬私情實

不敢有欺於君父之前伏望聖慈特與改畀祠廟臣父
子一門實拜天地保全之恩謹錄奏聞伏乞睿照

回奏宣諭

臣八月十七日伏承閤長鄧克中恭傳初六日辰時聖
旨宣諭莫氏兄弟之爭姑惟安之未為失策異德有子
大發豈不深仇異俊萬一逃而引領敵兵則宜州利害
關係且以去冬富令州之事為鑒臣仰見陛下皇明洞
燭聖慮淵深臣豈勝敬嘆此實境外一要害之事律以

名義異俊當誅正以方防外虞恐貽邊患只得姑用安之之策禽獸異類猶不知有天倫豈敢保其心哉聖訓所及此正臣朝夕所憂蓋異俊既權授其職已遂所欲此在目前須可藉以暫息而異德諸子懷不共之心出無聊之計溪傜竄邇異境忱所當防臣一聞此事即令幹官郭公著親往宜州同守臣就近區處戒以安異俊易處異德諸子難令體訪得異德家口眷屬凡五十九人共有七子曰大發大盟二子則見在宜州此已今存

恤保無它患矣曰大剛大寧皆年幼纔七八歲見在南丹此亦非所慮其長子大榮及大秀大逞則異俊以為異德存日皆遣之過邕州右江武隆州借兵大發則以為大榮大秀在右江大逞仍在南丹臣已排日作書令雄飛差人入溪洞物色呼至邕州令厚加撫恤申來區處尚未見報今又行下邕宜兩郡皆令遣人多方搜訪須是尋見著落併遣書囑郭公著亦令差人往南丹體訪并諭異俊撫恤異德所存眷屬矣又準聖旨收留大

發恐致異俊之疑不收留之勢必投敵今臣斟酌兩者之間亟為之處不可付之悠緩臣謹當恭稟但今所區處非獨一大發其諸子婿眷屬在外者必皆不敢復歸南丹今亟當且從邕宜收拾不致渙散奔竄於外却當思所以贍給俾無流落宜州彭宗傑及郭公著見申本司乞於柳象間撥荒田以贍大發兄弟臣正此商確區處務要穩當臣謹恭遵指揮限一日先具回奏其餘陸續奏聞伏乞睿照

回奏宣諭

臣今月二十日承苑使劉導八月七日巳時恭傳聖旨
宣諭臣熏香端笏伏讀數遍仰見陛下明謨雄斷洞中
事機遠慮深思精察利害臣愚惟有欽嘆神聖之莫及
臣所準聖訓雄飛所陳安南事理及黃炳情狀區處先
後委是機括相關以事勢觀炳特一峒陜乃一國炳附
陜之情固久露陜附敵之跡猶未明去炳固易於去陜
而謗謂打草驚蛇恐犯此戒不若且令雄飛姑容炳過

深察陜情事果當為則擒賊擒王炳特餘事臣之所見當如此恐雄飛又别有竒策臣未敢語之今日且恭録
聖訓自忠勇有謀至發之必中一段全備緘示雄飛相與密籌陛下發要必中聖語此最深切臣已囑雄飛當定規畫不可泛戀臣所與雄飛書恭録連粘在前申囑
聖覽若上安州許忠義臣固嘗徹雄飛如其果有罪惡不去則為患當一面先圖之不須拘畏人議雄飛書來以敏子覆轍為言必欲令先禀於朝廷大抵此等征殺

之事一動之間吉凶繫焉必大不得已而用豈敢不謹審非臣不肯擔負也今準戒勅豈勝悚懼雄飛今此却必見可而進矣瓊柳命守已遵聖旨王該猶未見到俟其至且勉之過宜如其遲回當仰遵睿旨別具聞奏團結民兵已準諭旨及密劄指揮敢不恭稟邊郡元籍具在即當檢舉行下措置練集惟恐州郡資費不及已別具聞奏臣又準聖諭以莫異德之子大發兄弟當作撫存臣比已回奏異俊於異德諸子自是不共之讎然異

德七子二人雖已在宜而二幼及家屬猶有多在南丹只得戒異俊撫恤庶免害之令所慮三子之在溪洞者未見著落臣已排日下邕宜尋訪未報若俱物色得之不過留之邕宜等郡撥閑田以資給令各州收拾照管州郡無力本司只得少捐費以贍養此皆權以應變亦未為名義之正令若延大發兄弟置之向裏却恐起異俊之疑有如聖慮者臣以此事日俟雄飛公著等報尚未見申到候續奏聞

回宣諭團結奏

照對八月二十日準宣諭聖旨舊有進廣右團結之策者皆可舉行前歲徐敏子亦曾舉此共有六萬餘人可契勘如敏子元無許多可增廣團結時時訓練無事則耕有事則使之臨邊守禦此實急務可便檢舉施行趂此官兵會聚之時俾之耳濡目染慣見行陣寔為便順不可緩也即其遵奉聞奏并八月十九日準當年八月六日樞密院劉子備奉聖旨指揮選擇强壯措置同為

上件事劄本司疾速遂一條具聞奏
一寶祐五年内前政經略徐敏子任内團結到邕宜融三州民屯峒丁共六萬六千三百二十六人内邕州元團結到四萬二千七百八十五人係經略徐敏子團結到内宣化武緣兩縣民屯丁計二萬一千八百八十五人
照得前政經略印應飛寶祐五年九月内牒委忠訓郎靜江府兵馬鈐轄楊鏞從政郎邕州州學教

授權邕州通判虞雲翼前往宣化武緣兩縣將團
結到屯丁逐一覈實點檢分别老弱强壯人數就
各處地分置立教場閱習事藝緩急就守把本處
地分關隘後據鈐轄楊鏞等申躬親同共前往宣
化武緣兩縣諸鄉喚上屯寨宜呼集屯兵照元賬
籍逐一點視外但欲選修長壯健則十無一二鏞
等初亦疑其匿壯時復徑造屯内周行相視則凡
負暄而坐與夫從外而歸者其佅薾之狀抑又甚

焉既凖指揮十八選伍其勢只得短中求長間有
太甚去處則十中僅選三四要知皆未可謂之强
壯也嘗歷觀二縣風俗樵蘇種穫與夫負販趁墟
皆付之婦人而為丈夫者却反抱哺炊爨坐守茅
廬蓋其氣力反婦女之不若邕州溪峒之役民丁
之内婦女實居其半今來鏞等所選名為强壯者
異時呼集聊備疑兵相助官軍張耀聲勢或庶幾
耳若靠此輩以當戰禦實不堪倚仗今實㸃宣化

武緣兩縣計二十四屯寨元總團結到民兵共二
萬二百一十四人今就其中揀到强壯一萬二百
一十一人揀退老弱逃亡事故計一萬單三人外
其峒丁不曾續據分剔申上
融州元團結到融水懷遠兩縣安廂樂善通道三寨
土丁保丁欵丁峒丁共一萬一百九十六人係經略
徐敏子任内團結到
照得前政經略印應飛寶祐五年九月内牒委朝

奉郎融州通判劉清卿從政郎清遠軍節度推官
歐陽夢臯將結到團結到上丁保丁人等逐一覈
實照揀分别老弱强壯人數後據所委官劉清卿
等申融州元來團結大數計一萬一百九十六人
内一千一百六十七名係石村隘七欵總轄楊光
忠等欵丁屬靜江府義寧縣所管係是半生半熟
傜人清卿等竊照此項欵丁舊來雖自願同入本
州上江一帶諸欵總結為大欵緣其所居去本州

隅驀且其地險惡本州之人素來不敢深入緩急
亦不能為我用更不敢以虛數具入賬冊外二千
七百九十三人今係揀剔去逃亡老弱矮小人數
實揀到六千二百三十六人各是壯健人數內三
千四百六十一人係融水懷遠兩縣管一十九指
揮壯健土丁安廂樂善寨壯健峒丁可以抽調二
千七百七十五名係通道寨壯健峒丁六都壯健
保丁沿邊三十七欵丁錯居傜界時被刼掠所以

自相結約為欵止是隄備傜賊各守地分不可抽

調

宜州元團結到宜山河池天河忻城思恩五縣保伍

民兵義効獞兵共一萬三千四百五人係經略徐敵

子團結到

照得前政經略印應飛寶祐五年九月内牒委文

林郎南寧軍宜倫縣令權宜州通判鍾慗成忠郎

東南承十二副將田從龍將宜州團結到保伍獞

兵人等逐一彚實點揀分别老弱强壯人數未據申到後據從政郎邕州司理權制置大使司僉廳鄭益謙申往宜州取到鍾通判猺田副將從龍點彚團結民丁的實數置造總冊共計七千三百八十四人照得宜州五縣管下地分闊遠多是與蠻傜雜居緩急嘯集則民丁慮在後有刼掠之患責其守把當地關隘猶恐不足倚仗若指擬調遣必難齊集但可令逐處自衛而已并據武德郎知宜

州軍州事汪雷發申所委官權通判鍾鏊副將田
從龍等繳申到五縣團結民兵人數於内量喚到
民兵當廳相視覈實見得人物多是矮小脆弱執
色鎗刀弩箭器械不能精熟委是不堪備禦設若
緩急調用必致悮事雷發決不敢保但本州既準
行下只得照式分别老弱强壯數目開攞執色武
藝之人攢具正副賬冊計八本尋行點對冊内知
郡汪雷發亦不繫書保明本司已將解到民丁籍

册劄發下宜州別行精加覈實逐冊具官吏名銜
保明供申
右本司開具在前照得前政經略徐敏子任內團結到
邕宜融三州民丁共六萬三千三百二十六人及經略
印應飛任內委官分往三州點揀民丁強壯除老弱外
三郡止共管二萬三千八百三十一人臣到任後亦已
分委官屬詣各州覈實取到賬籍今準聖旨指揮令便
撿舉團結并準密劄指揮於內選擇委官措置訓練旬

欵月給激賞等事本司敢不恭稟但廣右民丁素來脆弱以先來所委官楊鏞并宜州知郡汪雷發所申蓋自可見今全在各郡守將究心團結律以部伍教之閱習庶可仰稱廟謨施行之意本司除已撿舉兩政已行邕州則備劄鎮撫知郡劉雄飛新通判魚制機趙立宜州則備劄權郡總管彭宋傑雄通判制僉鍾嶅融州則備劄知郡趙必逑權通判謝公闓仰各遵照指揮時經略印應飛任內揀到强壯人數日下措置教練如遇邊防

即與差調同官軍守把並照密劄指揮施行各具遵禀
開具人數賬狀以憑繳申朝廷外謹錄奏聞伏候睿旨

貼黃

照得前後言廣右備禦者必以民兵為說然皆言之
未嘗用之也臣去冬在湖南被命節制廣西係具陳
奏亦嘗及廣右民兵一說蓋以廣民皆孱薄纔一調
集民則廢生業官用給資粮非比京湖民兵以苗頭
起差而民可辦有總所口券而官可供此前政經略

所以嘗有錢粮之請今來行下諸郡責之守將奉行孰敢弗虔惟恐資費有所不及大槩人力猶或可敎弱為强事力則不可强無而為有民非食則不飽軍非財則不行更望朝廷軫恤邊郡使之可以措置不勝幸甚伏乞睿照

奏備邊及漕司劵錢事

臣八月二十日連準聖旨宣諭二十一日方具回奏今有一二事不避煩凟聖聽敢以奏聞臣昨準七月二十

九日宣諭嘗恭録聖旨緘示雄飛令得雄飛八月十七

日書謹以真本粘連繳奏其言陜事謂敵人往來其國

不絶且謂察其異嚮便當先發亦以養虎為慮其言固

為忠勇但臣已囑之須是更加精密預作規模雄飛必

能加意也區區許忠義之事物色莫異德之子雄飛亦

皆以具恙所有莫異俊之南丹承襲已據宜州繳到諸

峒首領推伏狀令日亦準省劄催促委不容久闕守長

臣稽之先朝張栻奏議彼境兄弟舊亦曾交相讎殺亦

是以諸峒首領推伏定論今已恭奉便宜指揮行下給
印與之其所襲係後唐官名已與之斷當若欲王朝爵
命當照恩播取旨補授詳已具申密院必蒙奏聞臣今
月連得邕州十八日申備思明州等處三狀其兩報謂
富令州傳敵兵以八月初十日起兵欲取特磨窺橫山
一報只是路城州前報謂敵頗近此雖未見虛實不敢
不以繳申密院已令邊郡精加體探過為隄備矣諸處
戍兵皆已遣發止是更欲調二千人往邕湊作一萬人

宜融更各發五百人緣值此數日秋熱極熾士卒多病
俟數日稍涼即行邊頭布置既定靜以待敵乞寬睿念
所有運司諸軍券錢一日不可闕少近省劄備計簿房
所擬多指累政已科用之錢作今日所當支之數委是
司存無得那融應副靜江府九月上旬以後戍軍券錢
即闕支散深恐脫誤利害臣近已令運司屬官將前政
節次所準科降戍軍券錢置局打筭具作四冊入今日
遞申解朝廷乞委二廣及鄰路監司驅磨即見著落分

曉其錢並不係臣任內支過其目前所闕戍軍券錢今
亦再具狀控告廟堂伏望聖慈宣諭外廷特賜應副拯
救急迫不勝國事之幸干冒宸威臣罪當萬坐蹐跼以
俟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奏劉鎮撫申乞與男瀾換文資事
右臣所據知邕州兼鎮撫劉雄飛申述事理備録在前
臣照得昨於七月十六日準當月初三日閤長關德亨
傳奉聖旨宣諭劉雄飛忠勇可嘉見謂各將方此倚賴

而忽欲求歸殊非宜聞乃子不存要亦定數既未赴銓
許令改奏此道恩澤以昭特恩可以此意諭雄飛開擇
勉諭臣當即恭稟宣諭真本封示雄飛臣繼得其書雄
飛不勝感戴已具奏稱謝訖今擬所陳乞將其子湘廸
功郎恩澤改奏與第三子保義郎劉瀾換授文資繳到
家狀臣再照先來宣諭指揮許令改奏係出君父特恩
臣前既嘗傳旨諭令不容不與備奏所有其子瀾雖授
武階實習儒業今夏雄飛經從靜江臣亦嘗見其其諸子

瀾年尚幼向學尤勤若蒙換授文資足示聖恩伏望聖
慈照已得宣諭指揮從雄飛所請特降聖旨度越常格
將劉瀾換授文資頒給告命仍取索已授保義郎告命
毀抹雄飛必能宣力邉鄙上報國家令將雄飛繳到劉
瀾脚色家狀繳連在前謹録奏聞伏俟勅旨

繳奏劉鎮撫書及陝人公牒事

臣八月二十日嘗準八月初七日聖旨宣諭臣於當日
即恭録聖謨緘示雄飛并録臣所與雄飛書併徹睿聽

今月初二日得雄飛八月二十六日回劄已知恭稟宸筭謹用繳奏但臣知其預定規畫若止是書中所言似亦未盡雄飛近以李德黄奎兩報申到臣以所言亦無甚的確本不欲具申朝廷今其書乃令奏聞只得與之繳申密院以臣細詳兩報陜情固是其有可疑陜力然亦未可輕視此事果一發必中後慮亦自尚多設一著稍差邉患將恐立見雄飛雖忠勇可嘉惟恐其籌慮有未周自邕至陜十餘程又有一江之隔欲為此謀須是

兵粮資費一一計度備具知彼知已庶無遺慮縱是欲
行詭道亦須預有成規臣正欲作書與雄飛令更精密
報來區處今日雄飛繳到陜人一公牒與本司乃以近
日備省劄指揮關報其辭頗以文移中語為訝且欲取
回李小哥者不敢不以真本繳申密院臣見思所以答
之以彼島夷使非與敵患相關何係輕重司存正不足
與之較口語容續奏申海上舟師之備臣拱親往海面
循視布置却頗縝密水路關防可以無慮已具公狀備

申

謝男除衡州奏

臣比以男杓忽叨宸渥進擢獄丞屬拘私計之未安嘗瀝愚衷而控告所祈從欲姑俾奉祠今月五日臣恭準省劄乃蒙聖慈洊加簡拔改丞外府命守衡陽一門感戴於生成衆聽共為之聳動第臣伏讀指揮勘會之訓實寓朝家序閔之情臣顧何勞榮及其嗣且戍期之近縮俾鄰境之相聞此君父莫大之恩私在臣男若為而

報稱惟以臣年齡衰邁臣朽材識蠢愚聞命而深恐弗
勝引辭則未敢重瀆恭令祗受續具奏陳臣無任感天
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奏稱謝以聞謹奏

奏邊面及南丹州事

臣所守南邊自近申路城州及思明州兩報外截日未
有報到動息據雄飛近申已一面調兵路城循連及横
山永平等處防把外本司更欲遣二千人戍邕以足萬
人五百人戍宜以足三千人緣秋霖連綿數日後方遣

發京湖所調馬三百匹却已入廣界少憩亦欲遣赴戍邕所合奏知南丹莫異俊殺害異德前此不得不權令管幹臣嘗奏聞未為名義之正所以其州印雖已許給猶且緩遣并節次尋訪異德諸子且令其家屬諭之使出近乃聞異德長子大榮自蠻中領兵入南丹始傳異俊竄去臣又憂之今據宜州繳到大榮與高峯寨公文前月二十九日大榮已殺害異俊此却出於子復父讐乃經律之所亮若俾之子襲父業亦衆情之所安蠻徭

異類情態不常本司只得隨宜區處務求帖息難為執
一臣已劄令管幹給榜示撫恤其州印却亦少俟人心
之定然後與之邕州備岑從鳳申蠻人以興復買馬為
請且欲以馬政興廢為向背其辭語頗慢臣謂却之不
可遽許亦難已令邕州委曲報之諭以前者蠻馬不出
所以住罷令欲興復當稟朝廷且與之遠期庶可熟議
此事委有關係實非閫臣之所敢專所合申聽處分其
詳悉已備申朝廷伏乞睿照

回奏宣諭

臣今月十一日方具奏十三日承苑使劉穆之九月一日酉時恭傳聖旨宣諭以南丹異德諸子令臣加意物色等事臣恭誦旨訓仰惟聖慮周密此事臣於前奏具已徹聞蓋自異俊之變臣即疑異德諸子必不但已聞大榮者乃壻於武隆州異德前一年已遣之借兵於彼令大榮既復繼襲業異德諸子不必憂矣臣之所慮却在異俊之黨或其子有尚存者見令宜州詢訪續作區

處臣又準聖諭大理既旱荒乘其不備可以襲殺今日之事當尋敵不當待敵近日金州之捷甚偉令臣試與雄飛鄧進等熟籌之臣仰見陛下神謨天運真得折衝制勝之策昔人所謂坐而待伐孰與伐之正此意也臣往守京湖數年之間以征事築命温和破盧氏程進持鎮平閻忠進破商州劉整馬榮孫威等攻破申裕嵩汝諸處無歲不以偏師出敵境獲勝捷立到功績即予以厚犒故將士皆用命敵亦知憚不得以易我其每入輒

敗去蓋有良將可用有勁兵可調有錢粮可支且所用多北人於地里習熟往來亦不過一二千里間故能成事未嘗敗也今南邊去大理凡六十程中隔生熟諸蠻且調到諸處戍兵戍將非素諳習入到廣地已苦瘴癘造之間探揗以乏食為憂揗為諸蠻所阻（非比均房與金鄰接）謂之遠役實所甚難無調兵非財不行令制司撝尚乏支漕司券且不繼安能舉此然臣近聞蠻敵饑荒之報雖未敢盡信若果如其說亦是一機已於九月一日劉雄

飛俾令密作商略遣人入蠻誘令攻敵或欲得兵應接斟酌量調正合宸訓指授之意今準聖旨臣當恭録緘示雄飛更與籌之但雄飛適有初八日書到謂探得敵在郝敏等處是特磨路且見有馬在都泥對江前者幹事人所探謂敵欲討粮出特磨與此報頗合雄飛已調兵而往臣已令增調防遏所準聖旨臣亦當併録示鄧進及與朱廣用等商確矣臣初一日所劄雄飛誘蠻攻敵事已申密院外今日所得雄飛書謹用繳奏在前伏

乙睿照

奏為邊事

臣近據邕州備路城州等報謂敵向都泥江及侵那斂等處已具申密院今十四日連得邕州初九日同日三狀内兩狀備梁材及農士貴等報猶謂七月初十日敵已到箇邏蠻去特磨尚兩程内一狀安德州黄周南申謂八月二十八日敵犯那喃那斂等處係在特磨諸蠻已將真本繳申密院本司除已行下邕州增調措置勦

遏欽宜融一體防托外本司於今日再調戍兵二千人往邕州雖是秋霖連綿未霽只得遣發他有動息續具

奏申

奏為邉報

臣照對本司自八月以來節次據探報人李德吳以忠梁材等報并思明州黃炳路城州黃琰報敵騎欲取特磨安南侵犯又據邕州繳到安南國牒報事宜略同皆已備申樞密院外近於十七日據知邕州鎮撫劉雄飛

申已調兵前去路城州循連并橫山等處守把又據申
到九月十五日田州諸隘峒兵多已傳聞還避其雄飛
於十五日親提官兵一千人前去橫山措置擺布防遏
本司正以極邊守臣不當輕出已劄雄飛如到橫山擺
布略定留兵備禦亟回本州措置防守已行下訖於今
月二十二日正具申間據暫權邕州李國安十七日狀
申備權總管陳起申十三日提兵循連至橫山田州之
上二十里頭地名霸黎村遇見敵寨於是夜劫中殺獲

勝捷奪到軍罷已解邕州繳到録本申狀本司除已繳申密院外臣竊照敵自癸丑破大理睥睨南邊已五年於兹犯特磨犯安南諸蠻蹊徑彼已習熟今來所據邕州陳起之報雖是未見敵勢輕重然哨已入境却非去冬虚傳之比臣除已劄邕州吏切精加體探嚴緊隄備并專劄雄飛令諸將率峒兵於横山等隘擇險㪫遏仍仰雄飛疾速回州防守并劄融欽宜三郡一體隄防外

貼黄

臣近又得邊頭密報謂許忠義結約諸蠻假作敵人侵犯繼又聞警報之傳諸峒皆遷避而忠義獨不遷避今來寇入恐其有以導之緣未得雄飛劄狀未見端的續具奏申併乞睿照

奏為邊報

臣今月二十三日子時已嘗具狀以橫山地分警報奏聞今於二十四日二更得劉雄飛十八日申狀其言敵騎見在上安州奉議坊一帶屯泊去橫山不遠見得自

十三日我軍刼中之後十四十五兩日未有進退據雄飛狀稱十八日到乃村得報前去横山擺布候見事勢即當回州臣已劉雄飛留兵横山勦過仍速回本州措置防遏其公狀真本已繳申密院外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貼黃

臣發奏間又得欽州臣拱九月十九日申探得敵兵亦犯安南境為安南遣兵獲到首級亦已將真本繳

申密院併乞睿照

回奏宣諭

臣九月二十六日承苑使劉導九月十四日未時恭奉
聖旨宣諭劉雄飛之子瀾改授文資此特恩也向來之
子只是初階今視瀾武資進以修職令臣以聖意諭雄
飛知悉且準付下修職郎告命一道臣除以已祗領臣
恭惟皇帝陛下誕宣皇澤加厚將臣昔漢高不靳户封
以慰趙子弟厲世磨鈍異代同符為雄飛者蒙此恩遇

感激思奮其將何以報稱臣已於當日恭錄聖旨宣諭
全文并將省劄告命入遞發送雄飛收管令自具回奏
稱謝俟其報到續次繳聞所有邕州邊面動息自近者
二十三日二十五日已兩具奏連日未見雄飛申到續
報緊慢見得雄飛已到横山擺布防托截日未得已回
邕州之報於二十六日却得暫權州事李安國二十一
日狀申承鎮撫司行下令添調兵五百人過思明州係
在左江於二十八日又得李安國二十三日狀申以將

士多病來闕藥餌以此見得邕州近境未有動息臣已排日作公文私書勉勵雄飛措置勦遏隨機進止防敵姦計外候有報到續具奏聞伏乞睿照

貼黃

臣衰庸非前比勉當劫闇日懼悚虞其於漕計委是支吾不去已別具奏申乞從朝廷別命漕臣欲望聖慈特賜矜從施行伏乞睿照

回宣諭奏

臣九月二十八日遣遞後是夜領京遞承閤長闗德亨九月十六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蜀中成都未復頂山受圍禁山又有後尋故智之意而馬湖江亦當闗防今年節次所調廣右兵不少令臣於京湖所調兵內摧那五千人添貼馬湖江捍禦徑以公文報光祖禩孫照應又誦宸訓本欲取之淮間偶有東海內應之事不可那撥臣熏香拜手莊誦再四竊惟蜀事既當頭目之急淮海復值肘腋之警陛下以冬防在序旰食闗心凡在臣

子其誰不思捐軀僇力以圖寬顧而況臣猥分方面尤
切寸心恭體睿旨丁寧諄切如此自當即於所部戍兵
内抽那遣調第以廣右今歲之戍雖多於常年律以荆
淮備邊之規僅足以守一郡近所準調到諸項軍馬已
分布邕欽宜融諸郡嘗具申密院矣若使本路邊頭無
警凡一旅以上皆是朝廷之兵那綏就急自當東西奔
命豈敢違戾實緣自八月末以來節次邊報不一謂敵
分交趾特磨自把三路侵犯自九月十三日以後據邕

州報敵騎已到横山之上田州州奉議上安一帶雄飛見調陳起圖再成高明等領兵向前勦遏臣九月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八日已三次具奏今於二十九日又得雄飛二十一日在横山之下功饒州申到兩狀并二十四日暫權邕州李安國申到一狀見得現調軍馬在左右兩江分布勦遏推日尚未得雄飛已回邕州之報其真本申狀已附令遞繳申密院臣深慮敵之初至先以頭哨探路遲回未入將持大勢又慮溪峒蹊徑不一敵與

我軍相持在前或以潛師繞出我後臣已屢書戒雄飛惟謹而況方備橫山一面之急又有安南分道之虞宜融雖未有警報而支路雜出一冬來日甚長備多力少擺布不去揆之事勢此時只當增戍未容抽摘臣近者亦嘗準密劄指揮令發回戍兵已嘗具申乞容少俟更看事勢緊慢區處今來所準聖旨實是以前項牽制未容遣調如南邉向後敵若退遁兵可輟那即當恭奉施行

貼黃

臣恃陛下恩知密布小忠切謂蜀固當應援更望以保守夔子門戶為急淮海固欲尅復更乞以照管射湖根本為重臣出位萬罪伏乞睿照

回宣諭奏

臣十月初一日晚連領兩遞承九月十七日申時閤長鄧克中恭傳聖旨宣諭臣方此熏香端笏百拜恭誦又承九月十八日酉時閤長闕德亨恭傳聖旨宣諭天威

不違咫尺皆是以安南之事今臣同雄飛相與圖利臣祗誦聖訓增惕愚衷仰惟陛下沉幾先物制患未形凡所可慮之敵情俱已盡在於宸算臣大懼衰鈍弗稱驅馳如雄飛之忠勇可嘉戰禦素歷奉旨訓之所授以事功而自期臣正願與之協同安敢為之沮撓臣固亦深知交情之難保敵患之當憂乘其未周掩所不備實為先發制人之策乃者其書辭稍過臣之答語幾於頻弱正不欲徒較口語使之覘見形跡臣連月以來屢書與

雄飛每得宣諭及此必備錄以示皆是勉其加意未嘗
戒之勿攻前後只是囑之當精察當謹密但因八月二
十日恭奉諭旨有發而必中之戒臣以關係利害貽書
問其豫定規模繼得其書亦嘗繳聞聖聽臣於是具奏
有一發又中後慮尚多一著或差邊患立見之說正如
十程之相去一江之相隔師出之名濟渡之備奔逸之
防如聖訓所及者皆不可不豫圖也臣所謂不可輕視
非謂不敢向前但以蜂蠆有毒而況於國兵家須是知

彼知已量敵慮勝不容不爾臣之所謂後慮尚多固非
止一事一則嶺右見今邕宜數郡近在千里調兵於諸
路而瘴癘為虞運粮於近鄰而餽餉孔艱司存擕券闕
之州郡守備空疎猶且凜凜然如駕虛舟於風濤之上
使既得此地何力支吾朝夕輸守果堪倚賴郭逵富良
之轍不可不鑒也一則獸窮則搏必致噬人彼今雖謂
間與敵通猶未見真為敵用尚知未背中國若此事一
舉須是一網而盡空其黨彼無一人敢為吾抗則可設

或彼急而出挾寇之計則是我速其為假道之圖舉而
不中患必致此茲人臣之所深慮者也所謂陳有補即
陳可久乃閩士之投陝者臣拱臣雄飛皆與之通信亦
只得招誘之臣所準十八日旨諭臣即當恭錄全文密
示雄飛伏讀聖訓當使雄飛須料安南善戰之兵的有
多少雄飛决勝之兵的有多少入境之後糧取於何地
絶江之際船取於何所日照之父子與夫偽太師等人
須先物色其蹤跡一鼓皆就擒勿容其投敵又須分兵

捕其頭目之散處於外者收拾無遺以絕後患今臣與雄飛熟籌以聞大哉聖謨此數者節目真是制敵之要略經遠之妙筭須是講明事事皆備乃克有濟其或有一遺慮即恐害成此臣昨遺書雄飛預定規模正亦此意漢人之所謂騎步將謂誰所謂兵度用幾何其可不入思舉慮冐然而舉哉雄飛今得此宸諭必加多筭但以臣愚慮見計邑州戍兵雖止共萬人有疾患者有軟弱者正此分布左右江備禦敵冦已調出幾半雄飛尚

留橫山猶未還邕欲圖此舉且須先料兵力臣更當密與雄飛籌度俟其回報續具繳聞所準且當羈縻勿露圭角之訓臣恭奉惟謹亦當諭之雄飛矣

奏為邊報

臣所守南邊自前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以警報奏聞連日事宜節次止申密院未敢數瀆聖聽今月初四日夜四鼓得雄飛二十六二十七日兩公狀言敵在奉議坊等處焚毀屋寨及與我軍相射而退其狀已繳申密

院臣於是夜併得雄飛二十六日親書謹專用繳奏據
雄飛所言今此全是得一出指授將士首挫其鋒敵哨
以此未敢深入今日臣得邕州通判趙立初一日書本
州别未有動息亦未言雄飛已回邕州臣已於欽州再
那調軍馬一項發往邕州助雄飛調用兵力無多只得
如此那緩就急倘遂憑藉宗社洪福如雄飛所言惟願
將士就裏殺退則不勝封疆之幸臣之所慮敵已斡透
邊腹易生姦謀只横山一路入邕入賓亦可入宜支徑

雜出皆可通入內地又且分路安南之報傳聞多異左
江一面尤費關防來日尚長事會難測兵戍既分布之
不足城池無堅深之可恃臣以事關安危憂廢寢食惟
有罄心竭力隨宜酬應深知朝廷止此備禦淮蜀本不
敢以增戍請而幕府之士郡邑之民皆以敵既侵犯不
同去年合辭有請臣已具狀申控密院欲望聖慈付外
廷速賜斟酌施行

貼黃

臣於今日午時欲發奏間連得雄飛二十八日遞本部已退在功饒州申到公狀二件敵騎已漸透過橫山雄飛欲以二十九日點視諸隘畢回州備禦據此兩報參以硬探勒所供見得敵勢不輕姦謀叵測臣已行下令加意備禦外臣亦得雄飛二十八日親書併用繳奏伏乞睿照

奏爲邊報

臣今月初六日具奏後兩日未據雄飛申到事宜今初

八日卯時得淮東諮議李安國初三日申初二日夜雄飛已回邕州其小貼子言已面與雄飛商量添兵守禦武緣那馬寨又得權賓州呂振龍初四日申狀亦稱據探事人報敵騎大勢取間道出武緣若果如所報則此路不經由邕州城下徑可至賓州若不至賓州亦徑可取十路至柳州一通柳江則四散支路尤多去靜江已不遠中間通湖南通廣東蹊徑不一委是事體緊急不容不慮除已劄權柳州趙希哲同都統鄭進措置占險

防勦又當摘兵前去添貼外詳已繳申密院所有靜江府城壁臣自六月十五日興工修築以役繁力少且值一秋多雨雖竭力措置新城猶未辦集舊城且多瑕漏見戍不過五千餘兵城中備具百色欠闕只得晝夜措置與軍民共守

回宣諭奏

臣十月十一日承閤長鄧克中九月二十七日未時聖旨宣諭大理今歲旱荒幸而雄飛肯任事天予不取是

自失機敵出都泥江非此大理之遠諸蠻怨敵必望王師俾令結約以為制勝之本等事臣伏讀聖謨所授深切事情雄飛前月十五日提師一出聞其意正欲先去許忠義之梗化且將命將出路城以勦遏不虞未至橫山而敵已犯田州城由特磨以來所經溪洞不一如無人之境而卒無一能禦之者如許忠義輩素負固弗服固相疑忌而岑邈父子部落頗衆亦不能為我出力此則恐是連年因往買馬有失蠻心而然近邕州備蠻人

之情可知矣臣近繳申密院今敵自前月十三日入寇田州整整一月雖未深入亦未退去前此所傳旱荒止是本司探邊人吳以忠一報所云而近覩硬武勸所供敵中元有米有肉難盡信也雄飛議論闊慨然任事雖自可喜而慮事亦恐頗欠精密如忠義之事未舉而機已泄於外臣每私憂之近者寇入却幸其一出稍早指授諸將首挫其鋒昨日又以二十八二十九日朱文海之捷來上已具捷旗并公狀繳申密院皆是仰賴國家威靈之

力今日之事臣妄謂且當以保境退敵為急未敢以越境制人為圖捷雖再聞敵猶未動諸峒支徑之不一冬來日之尚長壁壘弗堅師旅多病臣正此晝夜黽勉應接積憂成疾未知攸濟所凖聖諭天下事有志竟成當以氣勝仰見陛下勉勵之意臣昔者以壯年歷諸閫有城池有兵將有罷甲有錢糧賴陛下皇靈布宣粗知激昂志氣以圖事功前後幸免疎敗今再衰三竭矣以嶺表氣力而欲支萬里幹腹之寇不待智者皆為寒心

獨惟受國厚恩誓當以身報效所準前項宣諭臣以雄飛方為備禦未敢録以示之若寇退稍定續當備傳聖旨相與籌度別具聞奏臣得雄飛初六日書謹用繳奏在前伏乞睿照

奏為邉報及安南饋送事

臣自十二日具奏後連遞邉報已申密院未敢數瀆聖聽今十八日據雄飛十三日申敵哨十二日尚在功饒州兩岸是在横山裏兩鋪敵騎盤薄溪洞已自逾月雄

飛雖布置諸將防把要隘然敵在籬落未去正不容玩
忽臣已摘那欽州戍兵戴偐張興祖兩項助邕戍守又
摘鄧進於融及張文彬於宜併屯於柳以上下應接防
遏透漏上藉宗社鴻福早得寇退則為幸甚交趾自前
者答其公文後一向未與相聞今日忽據欽州申交人
遣使人舟楫來領明堂宣賜書詔禮物亦有公牒來與
本司遺以器皿犀帶又有信儀遺邕欽二守詞温幣重
疇昔所無臣覘其來情必有所為其公文却不言其境

近日有無敵兵動息其國主以三詩相寄頗欲解釋前言之疑臣為國守藩不當外交今且令止信札於欽州欲先以公文復其使報以辭受當稟朝廷方敢復命臣區區管見恐只得受其所饋視儀報之仍以詩答其意蓋幾微之際不容少露圭角也合更取自聖旨其真本已繳申密院其禮物合無解赴朝廷待取指揮行下

貼黃

臣再照安南尋常來領明堂宣賜即未嘗相饋送今

忽施此禮正以爲疑臣此月十七日却據雷州解到
海賊陳應龍一名乃瓊州人曽陷占城數年親見占
城與安南今春亦曽交兵冬又將戰臣親自引問其
說與所供同此出於一賊之口雖未可信若果有此
交忱有不自安者矣謹以雷州申狀真本繳申密院
臣已備錄密令邕欽二守更加體探外併乞睿照

回宣諭奏

臣十月二十日承苑使劉穆之十月八日巳時聖旨宣

諭十一日又承苑使劉導十月九日申時聖旨宣諭臣拜手恭誦仰見陛下聖慮深遠一飯不忘鉅鹿下臣無任敬嘆臣所準初八日聖訓許忠義之恐為敵及導敵目今雖未見分曉然繼傳忠義巢穴亦為敵所焚蕩雄飛一出姑亦未聞敵至布置既定已自歸城陳起等賞容續具申上臣所準初九日聖訓敵去橫山不遠當大治之臣自聞冦入已排日行下激勵諸將勉其極力勦殺有功優賞今得劉雄飛十四日書其言却自頗壯且

云敵有畏縮之意寇入已踰月盤薄未進以臣逆料此
獻自蠻中而出無一嬰其鋒者既至横山連為官軍勦
截必未敢深入臣已戒諸邊嚴於隄備防其透漏乞寛
聖慮若乃戍兵多病故不獨邕州為然只得那緩就急
又從欽州摘調添貼邕戍矣所凖聖諭安南獲級之事
臣前者所奏亦只據欽州臣拱繳到探海李士龍申得
於所聞如此亦未端的昨已劄邕欽更切體探未有續
報至於詭詐之防敢不迎遵聖旨更加精察彼國近所

遣禮十八日已申朝廷今先以公文復其使并以詩答
令遞已繳申密院臣近遣介至海上所聞占交之釁如
臣貼黄所奏陳應龍之言亦有此傳更容體訪的實續
具聞奏謹將雄飛十四日真本劄子繳連在前

回宣諭奏

臣十月二十七日承閤長鄧克中十月十四日申時恭
奉聖旨宣諭以横山既有警報戍兵果未容那因大理
旱荒人疲馬倦生兵不增可乘此機一大治之令臣與

雄飛鄧進朱廣用雲拱相與共圖臣恭奉廟謨謹當遵
體第以横山以裏之寇盤薄已四旬餘雖未敢深入亦
未見遠遁臣二十六日方得雄飛二十一日書謂敵寨
猶在奉議哨騎或至鼠隘此皆横山左右也其書已繳
呈廟堂矣雄飛調兵勦遏雖屢捷告臣猶慮敵兵遠來
雖春尚賒蠶食溪峒間或窺它蹊或俟大勢狡焉正未
可忽所賴無旬霖潦匪敵之利以我師之苦於瘴者如
此則彼軍之斃於役者亦可知或者天佑國家使之不

得逞志早獲退遁則為幸甚大理凶荒之說近據獲到
俘酋所言則大不然所準王音令與雄飛等諸將共圖
大治之策臣自當布宣睿意勉勵事功臣見摘鄧進等
兵二千餘人於柳正欲為雄飛應接相共勦逐亦以士
卒苦於多病未容輕用今聞進亦告病矣臣即容恭錄
聖訓轉示雄飛等諸將審觀事勢商略區處續具奏聞
惟是臣衰老共二漕寄支吾弗勝近嘗具奏伸免兼之
請未蒙俞允益重競虞實緣廣右漕計創添戍軍非比

舊來必得強斂妙年者為之乃可臣委是精力有所不逮大懼誤國令不免再具奏陳仰干天聽伏望聖慈憫其真切之悃特賜從欲改畀時髦實拜天地保全之造

再辭免漕寄

臣以近衰老弗堪漕寄奏乞免兼令月二十七日伏準十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十月十二日三省同奉仰筆不允者臣退揆寒遠疆吏蒙被國恩凡所使令豈敢辭避實緣臣邊任久歷智慮已殫年事浸高心力不逮向來

雖嘗任荆淮總計催驅付之僚屬出納具有常程不過將以廩勤有所受則有所給且是時年方壯也今則廣右漕司自來不曾餉軍及五六千人以上今歲水陸增戍兵二萬五千餘人士卒深入瘴癘之鄉所仰券食一日不可欠闕而漕司運政以來那移應辦已自罄竭仰之常賦則不容增加請之科降則衹見煩紊官吏皇皇相告未免歸咎臣之老鈍無所措置臣竊惟理財之官非精健妙年不可兼亦天之賦才固自有限量雖廉頗

不能智於楚劉晏亦不能終於唐臣妄一庸人為陛下守淮守荆撫蜀犬馬之力至此亦無所施矣再入嶺外有識共危近日敵兵斡至邉隘叵測狡謀方以事關腹心憂𢘤寢食其於諸軍供億委是神勦形瘵不能支吾况臣舊得瘴疾今覺不時發動閫寄且恐不克勝任安能復兼漕寄用是不避天威再控危悃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斷自睿衷俯從免兼之請別選能吏專任漕節非特少寛愚臣之責實為國計之便

回宣諭奏

臣十一月初一日承苑使劉穆之十月十七日寅時傳奉聖旨宣諭欲具回奏間初二日又承苑使劉導十月十九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臣拜手恭誦仰見聖謨遠慮邊鄙所以丁寧勉厲者備至臣敢不恭奉所準十七日聖訓陟人當防而羈縻駕御之道尤當加密此事明知其有可疑之跡然日前寇方侵軼於彼境之事吾力有所不逮只得姑不逆詐苟幸無事待之如平時固不

敢徼露圭角也横山之冦雄飛雖一再得捷自九月二
十八二十九日將士與賊交戰之後一月之間敵兵忽
退倏進分哨出没我兵雖屢刼弗中俱無勝負昨日據
雄飛申到二十七日狀中止言十九日我軍與敵對射
然以臣覘敵大勢似已越過横山漸入老鼠隘等處此
兵盤薄溪峒今恰五旬只在奉議田州一帶札寨不動
必有大勢又且蠶食諸峒驅用羣蠻當此冬月姦計正
不可忽臣三十日得雄飛二十五日書方繳呈廟堂正

此擬奏又得其一書最是今歲瘴癘甚於常歲士卒病
故者多雖不住修合藥餌發下無策可救委費區處邕
州先已調兵一萬人以往今詳雄飛書以欠人調用只
得輟張文彬見屯東泉所部淮兵一千五百人除病患
外今盡數前去邕州貼助調用此軍先已令戍宜州本
留柳以應接今宜州一路却留鄧進軍在柳為備已詳
具公狀申密院訖臣所準十九日聖訓以雄飛一出挺
身任責可嘉一行將士已行推賞今速具姓名資歷聞

奏且準聖旨敵雖退舍姦計方深必大治之可絕後患
令臣諉諸將以厚賞之使奮厲勇往痛掃餘類或諸蠻
及民兵向前出力當一例行賞仍以睿意諭雄飛臣已
遵奉恭録宣諭全文於當日緘示雄飛令其恭奉矣所
有糾合省蠻壯丁為用臣已屢囑雄飛非一次適亦據
其申到榜檢見差人分頭告諭區處非不合宜惟恐倉
卒未易號召亦已繳申密院訖惟是今歲敵兵分道而
入南中一面最為空虛兵力既單重以瘴癘兩江溪洞

雖聯絡相望不能抗敵兵適以資敵利前此疑其輕哨一再敗衂或可速遁今既相持未去既過鼠臨地則平夷惟恐向後不免一到邕州城下全藉宗社洪福得保疆埸無虞上寬旰憂實賴天助臣惟有夙夜盡瘁竭力勉厲將士以圖報效雄飛二十八日書繳連在前伏乞

睿照

回宣諭奏

臣今月初七日承閤長鄧克中恭傳十月二十四日未

時聖旨宣諭以敵欲犯武緣鄜馬及蠻人為敵所誘攻之必潰寇若從小路易於遏截抑江尤當用力令臣勉之亦已令嚴之布置相為犄角臣拜手恭誦仰體陛下訓飭勉厲之意敬當備録聖謨以戒諸郡守將遵奉惟謹但以敵寇侵犯横山溪洞相將兩月盤薄未退姦謀必深臣近得雄飛十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初二日兩書併用繳奏其言以為敵寨尚在奉議則在横山之外據其三十日公狀所申諸將所報謂敵寨有在功饒州及

老鼠隘北此則已在横山之内臣深慮敵兵逐步趲入
廹近邕州此月自初二日至初七日霖雨不止敵兵固
不利而我師亦難進攻且看數日後申到事體何若第
臣又以邕報諸將所申參照謂敵多帶老小于彼又見
治軍罷則恐其纏磨未便退遁溪洞家賊為之引導憂
端不一若使兵力壯盛調之分路勦刼彼亦不能久駐
今戍兵有限又多病故不容輕舉雄飛今日劄中謂又
遣調攻勦聞其用溪洞人引領遣兵乘夜而進欲遶出

敵後攻刼此却是一策所願仰憑宗社洪福若更得痛
與勦殺使之懲創而退則封疆之幸前老臣凖九月十
八日宣諭為安南事臣近以雄飛歸自横山方緘示之
令得其報且以覊縻為意却當奏聞事定圖之悉併條
上此時忙未暇及此也臣昨凖八月初七日宣諭以王
該如不欲過宜令臣别擇一郡來上今月初六日王該
方到静江府其意雖不力辭宜州之行而臣以總管彭
宋傑兩年權知宜州頗於宜民相安則令邉事未靖不

欲更易兼柳州潘公泳未來此是控扼邕宜融三路緊要之地雖見令趙希哲暫權終非武將之比且傳聞公泳未必成來欲望聖慈特與改差王該仍帶環衛舊職知柳州彭宋傑知宜州庶兩郡各得人任責又有欽州亦未有正守臣昨留新除環衛官臣拱以節制兵船兼權其人委是更練南事於武將中殊不易得臣昨雖與約新春從其赴闕今恐其去未有以繼之併望聖旨特與帶行環衛正知欽州庶得其專心措置邊事更合取

自聖裁

奏邉報并繳劉鎮撫書

臣今月初八日具奏後十一日已再具邉報動息申密院未敢數瀆聖聽十二日據邕州申到初六日報九月二十九日敵騎仍在功饒新墟一帶出没皆横山左右也亦已申密院訖敵兵犯我溪洞今恰兩月一向雨多晴少度彼兵亦自不利但未見退遁不敢玩忽本司已節次劄鎮撫司勉厲所調兵將取間道前進出奇設伏

速與勦殺早令此敵遠遁外惟是自舉兵以來人疑右江溪洞陰有附敵不為我用臣於十月十五日曾以利害貽書雄飛令其選擇知地里人開諭岑邈許忠義黨與曉以禍福恐其以透漏為懼則語以官司當盡釋勿問恐其以往買馬為説則許以冦退申朝廷區處諭以敵久據爾巢亦豈爾利使之邀擊敵人以立功自見相與要約毋負國家此書臣於十六日嘗録呈丞相訖雄飛得臣此書後隨即出榜及遣人入溪洞等處開諭十

一月初三日繳到榜檢臣亦嘗同本司鏤榜繳申朝廷臣葢恐溪洞中有附敵者不容不勉以忠信開其自新之路今於此月十二日據邕州申及收雄飛親劄順龍州許忠義者解到敵人首級及衣甲軍器且謂有擒到敵兵三人敵馬一百餘疋申邕州遣人取解雄飛即與書填真命給付元印許補官賞優行支犒此固已得激厲之術使其果出忠實盡略前事但論新功足為諸峒之勸但臣以許忠義久不相順忽為此舉雖若可喜尚

不能使人無疑雄飛區處亦頗乘快臣即已作書更令
精審書檢令遞已録呈丞相所願宗社威靈此事出於
真實別無虛詐則真是鼓舞溪蠻一機括但雄飛所乞
朝廷行賞却望宣諭外廷少俟續報的實候其取到所
獲敵兵敵馬本司申上推行未晚雄飛親書同此繳奏
又有近準宣諭令諭雄飛諸將一大治之今得其回書
亦已恭奏併用繳奏伏乞睿照

回宣諭及繳劉雄飛兩書

臣十三日方具奏十四日承閣長關德亨十一月一日
午時恭奉宣諭以近宰臣繳進臣書獲徹睿覽團結洞
丁最為急務買馬一事寇退舉行但要博易之時關防
可也臣謹已恭禀所有團結之事已節次諭雄飛等留
意糾合為官軍助買馬之事俟寇退續具奏聞又準聖
諭境外之寇切須鼓舞將士早逐驅除臣恭禀睿謨深
願速清封境上寬宵旰但以敵之姦謀叵測我之兵力
有限邕州將士連月把截隘外備殫勞力昨日據雄飛

捷旗申到諸將於初五日又與敵戰於老鼠隘下復獲
勝捷生擒到回敵二十餘輩見存七人并馬匹軍器等
將士盡忠用命敵王所懾臣方為國事幸適臣得幹事
人申乃謂初六日將士又與敵戰敵已透入鼠隘諸軍
急登糧舟多回邕城止有胡世全王安仁兩郡慕化防
遏據此所報則是我師雖捷不能遏敵之進臣正爾為
之隱憂今早邕州傳到初十日辰時火牌則果報敵已
過鼠隘漸近邕境臣近者固嘗奏聞聖聽逆料敵兵遂

步趲進必未免一到邕州城下亦嘗禀廟堂正看此月
初動息蓋其閱數千里遠來必有重兵盤薄溪洞已兩
月險夷虛實皆已覘知無緣咫尺邕州不一窺伺而去
今恐出於此已亟作書及移文雄飛令審度事勢措置
城守嚴緊隄備臣所調張文彬軍往邕添助已自旬日
適值連日大雨聞尚阻留於柳州境內已排遞趣令前
進俟見别有動息緊慢續具奏聞臣所得雄飛初九日
兩書係申明捷報一係恭奉宣諭併用繳進其捷旗已

繳申密院訖

回兩次宣諭及繳劉鎮撫書

臣十一月十一日承閤長鄧克中十一月三日寅時恭傳聖旨宣諭又承閤長闕德亨十一月三日申時恭傳聖旨宣諭一日之頃兩蒙玉音訓飭勉厲臣拜手恭誦撫躬震慄深念臣以庸老之蹤當空虛之寄致貽封疆之警上勤宵旰之憂此在微臣何所逭矣所準聖諭安南有饋不言敵之動靜豈真與之相通又戒以安南姑

示羈縻不得不防此事以今年敵兵侵犯不出安南而出特磨則安南之遺賂納欵此自可覘然在目前只得用羈縻之策謹關防之備乃若覘交之釁近臣拱書中片紙亦言之已繳聞廟堂此雖於中國無預然亦足以分陵人之力若其相為蚌鷸未已固我利也臣又準聖諭横山之寇所宜作急驅之遠遁勿使停囚長智可以此意勉雄飛賞功之典斷不吝也又蒙戒以横山境外早遂肅清則諸將士之賞決非所靳臣謹已恭奉於今

月十七日卯時恭録旨諭入急遞諭雄飛俾之勉厲將士措置戰禦以副眷倚寬憂顧惟是雄飛兩月調兵遏截將士極力於外犯煙瘴冐風雨亦屢獲捷非不欲速退此寇其如敵騎勢重我師力薄相持許久竟不能遏其進除近具奏外兩日間得雄飛初九日亥時十日卯時兩書以敵既過隘度必來邕又恐其從武緣而入見措置待敵作急嚴城守之備臣已隨作書再三丁戒勉其加意備禦全城郤敵即是雋功但邕州今年屯戍兵

雖萬人而病故者已多近從欽州摘戴儁五百人以往
又從宜州摘張文彬一千餘人以往此措未到慮其弱也此
外司存別無氣力止有鄭進一千人在柳備武緣透漏
靜江府止有朱廣用江上軍三千餘人湖南兵二千餘
人亦有病患本更欲摘調前往而靜江城壁未辦工役無日
不雨莫曉天意又不容前出後空略無以安人心宜州
則既移動張文彬軍見存戍軍俞昱等一千二百餘人
彼中獞丁可用却令揀擇強壯本司與放一千人錢糧

添助戰禦此外雖欲展布力不逮心只得持以堅忍勉
馬應接之竭犬馬之力以圖報效且乞上寛聖慮仰惟
皇天佑宋必不使彼國得逞志於我也雄飛兩書謹繳
進在前臣又得十一日申狀言敵已到乃村離邕州三
日程已繳申密院俟有報到動息陸續奏申伏乞睿照

貼黄

臣今日午時具此奏欲俟來日遣遞續於今日申時
再得雄飛十一日書亦言敵已到乃村雖以兵力病

弱為慮而雄飛熟於備禦處之却自不迫但又同時得雄飛十一夜公狀則謂探望人報敵已到武緣界此雖未見敵情進之然慮其哨定邕州透入賓宜此報頗緊已行下諸處體探及作隄備外雄飛此書已繳呈廟堂伏乞睿照

回宣諭奏

臣今月二十一日承閣長鄧克中恭傳十一月初八日

聖旨宣諭聞安南自有私年號并大理年號可疾速體

訪以聞臣謹遵奉檢照本司案牘及行體訪見得大理
國淳祐元年謝濟到特磨道繳到其國當年十二月十
二日奉使何智淵書偽稱道隆八年至淳祐九年己酉
歳其國翰學楊淵於正月吉日以謝狀回經畧董槐稱
道隆十一年其安南國於淳祐三年十二月欽州繳到
偽陳太師當年七月交通博易牒偽稱天應政平十二
年至淳祐九年臣任經略日其偽太師十月内移牒經
司奉本朝年號稱淳祐九年近凡有公文到司並奉本

朝正朔年號但採訪得其國於寶祐五年自偽稱元豐七年今夏楊慶成往彼國見得陳日煚退位其子偽稱紹隆元年慶成有本國送合食狀可驗臣又準聖諭仍要見自何時有之凡立幾號此却無憑稽考所有大理自癸丑年十二月已為敵人所破伏乞睿照

貼黄

臣自十七日具奏連日俱未得雄飛劄狀止是十八日得邕州通判趙立十二日一書言事勢緊急已繳

納廟堂切疑邕境哨隅陲傳未通已劄賔欽州及鄖
進張文彬等多差人體探所有武緣一路却未見續
報候有動息續具奏聞
奏邊報及乞兵
臣二十一日方具回奏是夜三鼓得雄飛十四日公狀
報敵騎十三日已哨到本州之東門雄飛調兵出城與
敵相射尋常邕遞到司只須四日今以敵犯道路多梗
狠虎噬人舖兵艱於傳送七日方達又得賔州呂振龍

十六日戌時公狀其言敵勢緊急中間所報十三日之
事與雄飛所報雖有差迭其所言崑崙關外哨馬已到
此則敵既在邕勢必及賓自十五日以後未有邕州續
報臣却續又得邕倅趙立十四日書其辭頗急迫本司
今年調兵萬人在邕若於瘴癘立以為可用之兵僅千
餘人臣自今月初二日調張文彬一軍入邕連值風雨
至十五日方離柳州此時約方至賓州已令其同呂振
龍商確控扼關隘仍取便道入邕今見事勢緊急恐文

郴所部單弱只得於柳州鄧進所部千人內再摘五百
人併付文郴調用却從靜江又那撥五百人付鄧進把
守臣深慮邕筦受圍素備單弱兵力衆寡不敵他無可
恃而靜江去邕千里非惟應接艱阻而根本之地亦甚
虛楞城壁修浚未圖只得隨宜措置防托外但以見管
戍兵無幾分布不敷撥之三邊守禦規模真可寒心前
者已嘗申乞師之請雖繼蒙朝廷調京湖千人泝江副
司千人赴援未見起發狄敵數年圖謀連月盤薄志不

在小若非得大勢軍馬一項無程前來策應本司雖欲
進援退守無可運掉緩急惟有以忠報效無補國事所
有邕賓二狀已繳申密院情出急迫用是專伸控告伏
望聖慈宣諭外廷軫捄南土亟賜處分施行

奏邕報乞催調兵

臣自得邕州十四日報已具奏申外此後十日不聞音
信且傳哨入賓境中間又因邕州所調守武緣縣官兵
一項為敵衝散未免須洞本司亟下諸處申嚴備禦令

張文彬相度而進及遣膽勇將士賫蠟書陸續體探封
疆責重正此憂皇今二十五日辰時得邕州劉雄飛十
九日申狀乃報敵自十三日哨至城下之後未再哨又
得通判趙立一狀亦言動息雖未見虛實連日似若少
緩然狡謀盤薄既久進退飄忽未易測度正當益加之
備臣除已督促張文彬軍無程以前優支軍費銀兩令
趲入邕城添貼戰守不許逗留誤事外仍令鄧進所部
專一任責來賓江岸應接守把候有諸處申到動息續

具奏聞其雄飛趙立兩狀已繳申密院

貼黃

臣照得廣右地分濶遠兵力單弱近邑賔告急內郡支徑如麻又靜江城壁未辦實是憂責關係利害不同諸閫是以近有請兵之奏欲望睿慈宣諭外廷檢照已申催促所調軍兵前來添貼戰禦伏乞睿照

奏邊報繳劉鎮撫書

臣今月二十五日方具奏二十六日連得雄飛十九二

十日兩次公狀内二十日所申稱探得十八日敵自武
緣回頭已繳申密院臣亦得雄飛十九日親劄所言與
公狀同謹具繳奏惟是敵兵自九月十三日侵犯田州
盤薄右江溪洞與我師轉戰相持兩月自初六日過鼠
隘十二日透武緣十三日哨邕州事勢急迫姦謀正自
不淺今雖據申武緣渡河回頭未見端的兼近據邕州
解到生擒回敵七人到司臣逐一引問具言敵勢頗衆
前遞已將各人所供繳申密院深恐敵兵去來飄忽以

退為進盃當加備臣已貼書及劄報雄飛勉厲所調將士乘此併力追勦務要境内早得清肅毋得玩視外侯有續報别具奏聞

可齋續藁後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湯　垣
謄録監生臣萬朝宗